

香港電影的名字其實一直在變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我們叫本地拍攝的電影做國語片、粵語片。到了八十年代，粵語一統天下，香港電影的名字也隨之變成港產片。在這個過程之中，七八十年代之交興起的「香港新浪潮」電影，可說是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行光



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新浪潮電影，題材多元

從新浪潮到港產片

和世界其他地方的「新浪潮」電影人多走工業以外的創作方向不同，這批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，多數受過海外院校電影教育的香港電影人，以不同於以往的新題材、新語言，讓香港電影走向一個新的時代。只是，不像其他電影運動往往有一個宣言以宣示自己的出現，香港新浪潮是一個旁觀者加上去的名字。到底什麼時候算是香港新浪潮的開始？哪部電影才是第一部新浪潮電影？卻有點言人人殊。要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，香港電影資料館於本周五開始推出的回顧節目「再探新浪潮」，正是一個機會。

《瘋劫》懸疑愛情悲劇

整個回顧的緣起是許鞍華導演的電影處女作《瘋劫》新近修復完成。這個聲音和畫面都經過修復的九十分鐘版本，比起近年放映的八十五分鐘版本更接近當年公映時的狀態。這部電影以當年龍虎山雙屍案作為創作的起點，但又並非常見的犯罪片套路，而是一部懸疑驚悚的三角愛情悲劇，也是許鞍華、陳韻文這個導演與編劇組合近乎傳說的經典。而上世紀西環舊區的唐樓世界，到底這個故事之中有沒有鬼？修復版本中重現的新鏡頭，讓觀眾可以有新的理解。

《瘋劫》之外，整個回顧還有十五部新浪潮時期的香港電影，總共十六部作品，分成八個類別。其中「也談第一」是最有趣的一組，這組的三部電影包括有《跳灰》（1976）、《茄哩啡》（1978）和《蝶變》（1979）。三部作品中最早的《跳灰》，由蕭芳芳、梁普智合導，曾任職警隊的陳欣健參與編劇，戲中有不少詳盡寫實的細節，像高



▲《瘋劫》是一齣三角愛情悲劇



▲《跳灰》當年革新了警匪片的面貌



▲《靚妹仔》由黎大煒執導



▲《檸檬可樂》以愛情作主軸



▲《蝶變》是徐克的經典作之一

層退休前免惹事的心態，保護重要證人要入住精神病院，線人與警察的微妙關係等，革新了香港警匪片的面貌。而執法者受法律約束無法打擊罪惡，而要在法外以暴易暴的母

題，則被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進一步發展。而嚴浩導演的《茄哩啡》，以電影圈的光怪陸離為主線，通過小人物何能克，看盡影圈的浮華和荒謬。

至於徐克的《蝶變》，是三齣電影中最為人熟悉的，以混雜的細節和風格，一新已經打了十多年的香港武俠電影銀幕，呈現別樹一幟的江湖世界。因為徐克導演多年來不

斷創作，一般觀眾會更加認識《蝶變》一片。而《跳灰》和《茄哩啡》的導演淡出影壇多年，他們的作品連放映的機會也不多（這次放映的《茄哩啡》更是孤本影帶），自然備受冷落，在「第一」這個位置上的話語權自然有限。

《行規》警匪關係微妙

其實這次放映除了《瘋劫》，還有翁維銓導演的《行規》也是修復版，是導演自行修復的「導演版」。這部電影以導演拍攝的毒品紀錄片《白粉歌劇》搜集所得的資料，用劇情化的故事把毒販與警方的關係呈現。仿紀錄片的風格呈現警隊狗仔隊跟蹤、毒販運毒的細節，以沉實而不賣弄的處理手法觸及整個制度的利益葛葛，寫出兩者惡性循環、共生共亡的微妙關係。看《行規》和《跳灰》，還有章國明的《點指兵兵》，幾乎已經預示了之後三十年香港黑幫/警匪片的各種主題。

這次回顧放映的還有許鞍華《撞到正》、譚家明《名劍》、徐克《第一類型危險》、唐基明《殺出西營盤》、劉成漢《慾火焚琴》、蔡繼光《檸檬可樂》、黎大煒《靚妹仔》、單慧珠《忌廉溝鮮奶》以及方育平《父子情》等作品，未必是大家心目中的新浪潮電影，但無疑都是那段时间重要的作品。而另外推介的黃義順、雪美蓮兩位剪接師，其作品就不止於香港新浪潮了。黃義順的作品有難得一見的《牆內牆外》和著名的《再見中國》、《似水流年》，而雪美蓮名下的選映作品，其實已是另一個新浪潮——「法國新浪潮」的電影了。

《外星生命》火星殊死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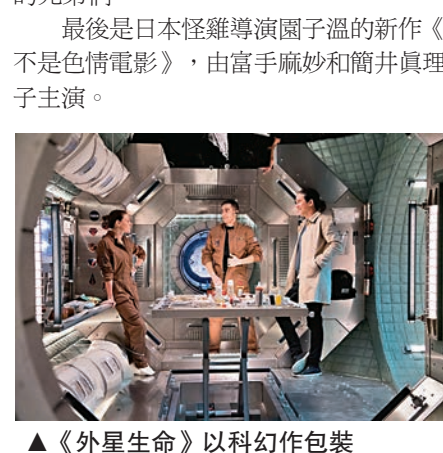
本周上畫 >>> 林錦波

踏入三月，影壇開始熱鬧，盛事接連展開，如亞洲電影大獎頒獎禮剛剛落幕，而上映的電影，《盧根》（Logan）、《金剛：骷髏島》（Kong: Skull Island）等大片一部接一部，上週到迪士尼發功，《美女與野獸》（Beauty and the Beast）一出，票房數字馬上急升。今週輪到Sony的科幻大製作《外星生命》（Life），宣傳攻勢早已開始，導演是兩年前驚悚片《叛國追兇》（Child 44）的瑞典導演丹尼爾伊士度諾薩（Daniel Espinosa），由曾演出《列車上的女孩》（The Girl on the Train）的莉碧嘉費格遜（Rebecca Ferguson）、《死侍：不死現身》（Deadpool）的賴恩韋洛（Ryan Reynolds）和《斷背山》（Brokeback Mountain）的積克格寧賀（Jake Gyllenhaal）主演，加上日本男星真田廣之等合演。

故事講述國際太空站的六人小組探測到火星上的「生命體」，眾人興奮不已，但隨着深入的研究，他們發現這個「生命體」似乎遠超出人類的智慧，而且難以駕馭，還威脅人類的生命。正當他們不知如何處理這個「生命體」的時候，他們正面

對一場不可估計的生死逃亡。此外，上世紀九十年代由美國娛樂大亨Halm Saban和Shuki Levy創造的科幻英雄電視劇集《Mighty Morphin Power Rangers》，曾經兩次搬上大銀幕，今年Halm Saban和Lionsgate合作，耗資逾億美元打造全新的《Power Rangers：戰龍覺醒》（Power Rangers），今週強勢推出。這個取材自日本東映的《超級戰隊》系列的美國英雄系列，在世界各地相當流行，由電視、電影到遊戲、玩具等領域都出現過。這次由《超時空習作》（Project Almanac）、來自南非的迪依沙維拉（Dean Cain）導演。伊莉莎白班絲（Elizabeth Banks）飾演Rita Repulsa，其外星人集團正要毀滅世界，拜仁鈞士頓（Bryan Cranston）飾演的賢者Zordon選中五名高中生，授與他們能量變身器，成為粉紅戰士Kimberly、黑戰士Zack、藍戰士Billy、黃戰士Trini和紅戰士Jason，讓他們瞬間換上裝甲擊退敵人。早於一月在內地上映，人氣作家兼導演韓寒的第二部作品《乘風破浪》，今周

與香港觀眾見面，此片在內地勁收九億六千三百七十七萬人民幣，相當賣座。影片由彭于晏、鄧超和趙麗穎主演，講述未來二〇二二年，二十三歲的阿浪拿下了全國汽車拉力錦標賽的年度總冠軍，表面的風光其實是想給父親阿正看，阿浪將母親的死怪在父親身上，得獎後他載着阿正一路狂奔，卻撞上了一列突如其來的火車。醒來時阿浪發現自己身處一九九八年的上海，並認識了年輕時的阿正以及他的兄弟們。最後是日本怪雞導演園子溫的新作《不是色情電影》，由富手麻妙和筒井真理子主演。



▲《外星生命》以科幻作包裝

賣地加入設立戲院規定

光·影·道 >>> 田力

因為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五這十年間，香港電影院門票收益由9.47億增至19.22億，是一倍的增幅，反映了市場對戲院有需求，所以商經局公布了兩幅指定土地的賣地條款中加入建設戲院的規定。那兩幅地分別是位於啓德及沙田，土地契約加入興建電影院的規定，亦會就座位數目設最低限額。雖然地皮位置及影院座位數目未有披露，但規定電影院營運首七年內一律不准改變有關土地契約，就算日後（七年後）申請將電影院改變用途或減少座位數目，均必須得到當局的批准。相關部門正作技術性評估，相信很快會有詳盡的公布。政府正視電影院不足的問題對戲院業來說是一喜訊，但實際的效益卻難定論，主要原因是戲院的佔地不小。以現時流行的多影廳模式來說，兩三萬呎（五、六個院）少不了，戲院的結構和樓底高度、設計和額外的走火通道等建造及營運成本不輕，如果地產商沒有給院商租金優惠，則院商能否負擔像零售業或餐飲業一樣昂貴的租金，是一個老問題。現時的戲院幾乎全搬到樓上經營，就是因為租金的問題，若院商收入不夠支付租金，戲院的設施就

算維持多年，也只能空置。所以，這兩幅地皮的位置和人流是很重要的因素，而更關鍵的是租金的設定。因為現時政府沒有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文化康樂的政策，電影院沒有優惠的租金設定，戲院經營者與其他行業付同樣的租金，令經營困難，戲院座位由一九九三年的十二萬多跌至去年的三萬六千五百個，可見這種「自由經濟」的方針不利戲院業。另一方面，如指定地皮要興建戲院的話，對香港電影的發展是否有利，答案是不肯定。首先，十年來香港影院收入（票房）倍增，其中有一半的增長是來自通脹，票價比十年前貴了超過50%，而且因為歷年來港產電影（包括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）的票房比例都在20%左右，即是說票房增長除通脹外，以非港片為主。故此，增加了戲院也影響不了港片的曝光率，除非是規定新的戲院以放映港片優先，但現時沒有這樣的說法。院商是在商言商，什麼電影受歡迎就會安排較多場次。政府重視電影院的生態是好事，然而具體規劃和考慮亦同樣重要，以上兩點是「行家」經驗之談，值得細味。